



Large stylized characters, possibly a watermark or seal impression, spanning across the gutter of the book. The characters are highly stylized and appear to be a form of seal script or a specific calligraphic style.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with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located below the large watermark on the left page.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with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located below the first seal on the left page.



秦漢魏

文選序

卷之四

晉唐程氏

少徐

飲東谷山人余震啓撰

昔者聖賢之爲文非苟尚辭而已也達天人
之秘察運機之化明王霸之畧原雅鄭之端
於以統天地之心通倫叙之正而旁施道教
宣美風俗故文章者聖賢所以弘經制之則
執辭命之準也將以綜事甄物致遠成化也
理義以綱之度數以制之性情以本之見聞
以博之茲文之爲道所以爲經世之大業不

卷之四 一連

朽之盛事也孔孟之書六經三史之作江海
流而日月明彬彬乎煥哉人文之懿盡是矣
周自東遷以後迄於嬴秦大夫行人不采風
教人持弄瓦之辨家挾飛箝之術劇談曠論
回遁不經雖渾雄簡易文有可觀而經術之
教亦寢以微矣陵遲至於漢代揚雄劉向賈
誼仲舒司馬遷相如班固之倫參貳經傳各
以文學相標蘭臺之述作東觀之圖書翩翩
奕奕文藝足徵及乎魏晉之間尚有能存其

梗槩者從斯而降道喪數窮侈靡浮誇沒而
不覺何文章之相違遠甚其橫流一至於斯
歟夫文質時異古今好殊亟變之術在審其
漸而已秦漢已下猶有三代遺言魏晉之交
亦庶幾乎兩京風度追蹤前哲貴能加之意
耳乙巳之歲鄭子梧野與予讀書山中涉覽
墳集伸列古今以源流浩漫非孤學能盡用
是搜采菁華總其大較上始秦漢下終魏晉
得文一百六十餘篇弘資多識補綴遺亡微

言邃論畧備於斯矣記著行事雖不能一一約之於道其亦精思之所絕極雄心之所想構乎洪生時正取而刻之固足以叙沿革章法式稽世代徵賢能也昔孔門設科文學不廢而以懿文德君子重之核道實之事明經傳之教由魏晉而上以有志於三代之英而反經正術建旨明歸人文之煥其在斯乎其

在斯乎愧予非雋穎而精討錙銖覈量文質不能遠盡其弘美無亦上尋夫賢士君子心力之爲姑以光啓之耳時

嘉靖乙巳十一月朔日

秦漢魏晉文選序

歙梧野山人鄭玄撫思祈撰

予自吳越歸來未數月復欲挾策遠遊以酬
尚平子之志吾友東谷山人謂予非其時也
乃留借之天都社中以尋故業予語山人曰
夫士不得驅馳四方以延覽一世之英雋亦
當尚友千古取其昌言嘉謨而誦讀之庶幾
先達之精神丰度可以默契曠觀于几榻之
上豈徒淹跡丘壑若木石無所聞見也哉山

尉

書

人以予言爲然于是相與搜集秦漢魏晉四朝之墳典採其理與志洽聲與思融文與神怡者幾二百篇置之座側每于登眺之暇風晴花月之候同披咏之聊以爲藝文之資云耳其徒洪子時正疑而問之曰肇自秦漢迄于唐宋其間能言之士無慮百億所謂人擅夜光家蓄騏驎均足以流芳當代蜚譽將來也今觀吾師若子之所採者如斯而已然則餘皆不足觀歟予曰噫嘻文豈徒以悅觀乎

哉古先聖賢凡觸于目而感于衷者鳴之以聲音達之以文理所以䟽其志慮摠其襟素匪俟矯揉錐琢之勞而自爾其煥發者矣不觀之天地乎日月之流光星辰之懸曜煙霞雷雨之出沒變幻皆天之文也而未嘗雕刻以爲之也峯巒之隱峙川澤之奔息草木羽毛之枯榮飛走皆地之文也而亦未嘗雕刻以爲之也是故唐虞三代之時風氣融而未洩民俗淳而未漓聖君良輔相效法簡易以

行其所無事故其宣之典謨訓誥至于都吁
咈俞之間者莫非播二氣之網氲萃五行之
靈秀渾渾噩噩人不得而窺其際焉故曰帝
王之文章天地之經緯也秦任刑名漢治雜
伯雖于二帝三王之道未之或逮然而去古
未遠也其詩書禮樂十存其半于鞭扑煨燼
之餘者一時信古探僻之士相口禪而家傳
之是以四百年間老師宿儒尋討于蓬蒿之
下忠臣謀夫吐納于廟廊之上逸民玄叟著

述于巖泉之幽騷客墨卿裁荅于竹帛之美
或從容慷慨而敷悉于章疏或對揚馳譽而
聯綴夫表牋或抒忠益通悃素以託之論難
書啓或圖情狀廣聲聞以寄之銘記誦讚其
辭飾其事周其旨綿邈而咀茹之者猶可以
想見唐虞三代之遺風焉所謂觀繪畫而思
太素之餘質食肥甘而知太羹之餘味者也
自是變而之魏流而之晉雖聲華規制漸不
古若然去秦漢之世亦未甚遠也而徐吳曹

陳爲之倡稽阮劉陸之徒從而繼之後先輝映彬彬乎粲粲乎各以追蹤兩京其渾厚和平之氣象髣髴于人目者至是未盡泯焉譬之隄防將決尚有可壅之機窺其罅而亟圖之奚啻如斯而已哉柰何蔓延不覺寢以成風龐俗澆而文教弛馴至六朝窮極五季銜多售博者浮誕而不經掇英摘秀者空虛而不實率情緣物者俚俗而不華刻意構形者卑削而不振達人哲士固以瓦礫硤硤視之

秦漢魏晉文選名家世序

秦

始皇

莊辛

魯共公

楚人

屈原

樂毅

魯仲連

荀况

李斯

韓非

趙武靈王

魏無忌

范雎

漢

陸賈

賈山

賈誼

晁錯

劉安

鄒陽

枚乘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司馬談

司馬遷

東方朔

李陵

桓寬

主父偃

嚴安

徐樂

終軍

中山靖王

吾丘壽王

魏相

王吉

路溫舒

楊惲

王褒

賈捐之

匡衡

谷永

崔寔

王符

梅福

劉向

劉歆

楊雄

嚴尤

班彪

班固

蔡邕

仲長統

劉梁

崔駟

曹大家

左雄

孔融

諸葛亮

荀悅

魏

徐幹

邯鄲淳

文帝

曹罔

常曜

李康

鍾會

楊脩

吳質

曹植

陳琳

阮瑀

孫楚

晉

夏侯湛

李密

張悛

皇甫謐

稽康

袁宏

王羲之

阮籍

劉伶

趙至

桓溫

庾亮

劉琨

陸機

于寶

卷之三

秦漢魏晉文選名家世序終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一目錄

秦始皇

琅邪臺刻石銘

莊辛

幸臣論

魯共公

酒味色論

楚人

以弋說頃襄王

屈原

卜居

漁父

樂毅

報燕王書

魯仲連

遺燕將書

荀况

儒效

李斯

上逐客書

韓非子

說難

趙武靈王

胡服騎射論

魏無忌

諫魏王書

范雎

見秦王說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一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一

晉書卷之

新安少川洪建論校揮

琅邪臺刻石銘

秦始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土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

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
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
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
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
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
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
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
沙南盡比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
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
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

于琅邪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
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
母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
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
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
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
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
方實不稱名故不乂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
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
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

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幸臣論

莊辛

莊辛因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去五月秦果舉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拚於咸陽於是使人徵莊辛於趙曰寡人不能用先王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柰何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

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
天地之間俛啄蚤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
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
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
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
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
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
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修
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
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啣鱖鯉仰嚙陵

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廬治
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磡引微繳折
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鵠鼎夫黃
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
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
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
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
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
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秦漢晉魏文選卷一 四
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酒味色論

魯恭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

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湏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

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
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
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
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
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
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
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射噉鳥於東
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淇丘夜加
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
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

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
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
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日而盡也今秦破韓以
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
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
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郟塞而待
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
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
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郟鄢膺擊韓魏
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珝方三

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
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
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
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
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
復爲從欲以伐秦

卜居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
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
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
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以忠乎
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鋏草茅以力耕乎
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
容俗富貴以媮生乎寧靜然高舉以保真乎將
啗訾慄斯喔咿嚅唳以事婦姑乎寧廉潔正直
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

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與
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
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
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俗溷濁而不清蟬翼
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
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
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
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
之心行君之意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
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
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
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
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
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醪何故深思高
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
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
乎寧赴湘流變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

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報燕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
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
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
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
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
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
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
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

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
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
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
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
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
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
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
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
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
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

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車甲珍噐盡收入于燕齊噐設於寧臺大呂
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
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
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
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
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
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
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

庶孽施及乎氓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鵠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遺燕將書

魯仲連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
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
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
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
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
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
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
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

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誤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

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因而不見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刼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儒效

荀况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假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

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
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
王之義也周公有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
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
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
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
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
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李斯上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
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
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
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
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
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
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

得范睢廢穰侯逐華陽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噐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

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綯之衣錦綉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拊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造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

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疆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說難

韓非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

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
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
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
吾知之難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
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
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
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
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
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
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

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
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
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
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
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
則德亾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
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彼顯有所出事廼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
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
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

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

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闞其思曰胡可伐迺戮

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
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
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
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
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
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
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
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
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
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

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
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
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
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
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
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
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
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
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
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

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入之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漢晉書

胡服騎射論

趙武靈王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
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
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
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
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
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
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
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
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

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母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

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予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義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

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

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絺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

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叅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即鄣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

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

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
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
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
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
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
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
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
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
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
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

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
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此
兩者先生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
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
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
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
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
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
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
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

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
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
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
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
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
治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
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
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竒而志淫是鄒
魯無竒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
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

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
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
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
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予其勿反也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
忌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
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
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
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
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
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
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
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

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
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
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
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
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
上黨而攻疆趙是復得關與之事秦必不爲也
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
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
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
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右召陵

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伐楚
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
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堽津以臨
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
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
於秦秦之欲誅之又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
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
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
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闡之有周

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
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
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
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
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
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闡之
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
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
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
天下鴟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

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不休矣是故
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
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
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
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
通韓上黨於共審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
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
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
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
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

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义矣

見秦王說

范雎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
范雎乃得見於離宮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
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
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
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
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跡也已說
而爲太師載與之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
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
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

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

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

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避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

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

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齊

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亦不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

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一

